

SWTS

经典与人文

雷 颐 著

SHUOWEN
TANSHI
CONGSHU

说文解字



GUYUECIXINMING

SUIGUTANWANG

GANGUAKUTIH

JINGKIAN YUREN WEN

YANGZHONGSHUOMENGLU

YANGZHUZHAI SANMO

YANMOQU

百花文艺出版社

经典与人文

雷 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经典与人文

作 者 · 雷 颐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850×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7.75 字数 150000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6-2761-9/I · 2470 定价：13.00 元

自序

“经典不是流行，但却远比流行久远。或许说，经典是永不过时的时尚，是细水长流的流行。经典并不因我们知识的丰富、阅历的增多和社会的巨变而过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才使每次‘经典重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受，都会获得新的教益与启示。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而在‘流行时代’偶尔重读经典，则更是种愉快的精神享受。”

以上这段话是大约三年前我重读卢梭的《忏悔录》时写下的感受，正是这种历久弥新的感觉使我此后在“业余”总是把一些多年前读过、且早已“束之高阁”的“经典”重新取下，反复“把玩”“品味”，辄有所感。若兴致更高，偶然也会将这些“新”得略记一二，于是成为这本小书的前一部分。重读部部经典，仿佛在聆听一位位大师的深陈述说，又像与之反复“对话”，渐次深入，掘幽发微，有时甚至“触及灵魂”……每每产生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升华之感。可以说，“经典”是我们精神生长不可或缺的养料，当然，我不是说“流行”就完全不是经典，一些“流行”肯定会成为经典，只是究竟今日的哪些“流行”会成为日后的经典，尚需为时不

短的检验淘汰。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培根的一句名言。历史也可说是一部大书，更需反复“阅读”。这部小书的另一部分，便是历史阅读中的星点感悟，名之曰“人文天地”。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对历史的阅读，也就是对人性的“阅读”，人性中的善与恶、高尚与卑劣、智慧与愚蠢……在紧张激烈的历史进程中全都展现无遗。“以史为鉴”，确可观照出人性颇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对社会、人生都会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同时，历史是我们对往昔的记忆，如果记忆完全丧失，我们甚至无法生存。

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我更感历史不可忘却，否则进退失据；经典不可抛弃，否则心无归宿。

因此，我写下了“经典与人文”。

目 录

经典重读

面包与才华

——重读《忏悔录》之一 (3)

拒绝国王

——重读《忏悔录》之二 (6)

卢梭思想与莫蒂埃村

——重读《忏悔录》之三 (8)

“言词”与灾难

——《昨日的世界》重读之一 (17)

战争的早晨

——《昨日的世界》重读之二 (20)

“焚书”与“反文化”

——《昨日的世界》重读之三 (24)

利骚的悲剧

——《昨日的世界》重读之四 (27)

恶魔出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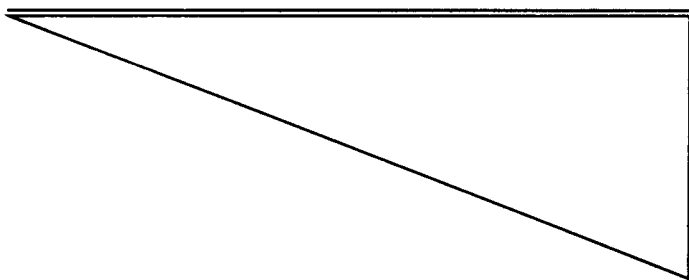
——《昨日的世界》重读之五·····	(29)
“万里长城建造时”！	
——重读卡夫卡之一·····	(33)
两种“饥饿艺术家”	
——重读卡夫卡之二·····	(36)
“匹夫”的“有责”与“无责”	
——重读卡夫卡之三·····	(39)
“流放地”的悲喜剧	
——重读卡夫卡之四·····	(41)
一个女人与一个民族	
——重读卡夫卡之五·····	(45)
“教会”与“国家”	
——《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之一·····	(48)
自由·崇拜	
——《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之二·····	(51)
蒙昧的自大	
——《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之三·····	(53)
波德莱尔之“忠告”种种·····	(56)
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	(59)
重温萨特·····	(68)

人 文 天 地

“一到殿廷齐膝地 天威能使万心降”	
——关于“跪”与“不跪”的故事·····	(75)
百年前的悲剧·····	(82)

华盛顿与袁世凯	(91)
“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严复的生平与思想	(94)
立足本土 植根大地	
——严译《天演论》发表百年纪念	(98)
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	(103)
与虎谋皮	
——从胡适劝蒋介石的辞职信说起	(111)
“无智、无能、无为”	
——胡适为蒋介石的祝寿	(117)
“义和团精神”与闻一多的转变	(122)
艰难的抉择	
——漫话张奚若	(126)
“仁”与“科学法”	
——漫话张申府	(136)
彭柏山的悲剧	(146)
“自将磨洗认前朝”	(149)
捍卫常识的代价	(156)
北大何以为“大”	(162)
有关“万岁”	(164)
听取“哇”声一片	
——戏谈语言的权利	(169)
百年风情入画来	
——读《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172)
“犯罪的火烙印”	

——关于辫子的故事	(177)
必补之课	(180)
透过冰雪的思考	
——读《新饿乡纪程》	(187)
“极端的年代”与我们	(192)
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	(198)
“形而上”与“形而下”	(204)
“公共空间”的自觉与扩展	(211)
缠足、割礼与中国的“后、新”之学	(215)
鸡舌、马肝与“日本名词”	(220)
汉奸的“理直气壮”	(225)
书斋与社会	
——《取静集》自序	(230)
《“时空游走”——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自序	(235)



经典重读



面包与才华

——重读《忏悔录》之一

经典不是流行,但却远比流行久远。或许说,经典是永不过时的时尚,是细水长流的流行。经典并不因我们知识的丰富、阅历的增多和社会的巨变而过时,勿宁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才使每次“经典重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受,都会获得新的教益与启示。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而在“流行时代”偶尔重读经典,则更是种愉快的精神享受。

十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愣是从伙食费中挤出一套卢梭的《忏悔录》,随后是以几天旷课为代价在《忏悔录》上划满了道道。现在重读这部经典,依然有种第一次阅读般的新鲜感,只是引发我种种联想的,大多已不是当年划道道的那些部分了。

卢梭生性浪荡,不治生产,长期依权贵为生。但当他以论文《科学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获声望极高的第戎学院征文奖后,一夜之间文名鼎盛,不仅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而且书商约稿不断。此时,他决定独立生活,但却出人意外地不以卖文为生,而决定以替人抄写乐

谱为生，按页数计酬为生。他清楚地意识到：“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因为他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卖得出去。”（《忏悔录》，第二部，第497—498页）后来，卢梭一直淡泊为生，有报纸约他每月仅写二篇书籍提要便定期付给极高的薪金，亦为他婉拒。因为“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

热情而写作的。”(同上,第 634 页)

无独有偶,十九世纪英国大思想家、现代功利主义哲学奠基人约翰·穆勒也认为“对于有条件在文字或思想较高领域取得某些成就的人来说,”断不能以卖文为生,“不但因为这种生活手段很不可靠,尤其是有良心的作家,除自己观点外不愿听从别人意旨进行写作;而且因为写作靠它为生的作品,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它决不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能造成未来思想家的书籍,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写成,一旦作品写成,一般说来要引起公众重视与欣赏的时间太长,作家难以赖此为生。那些不得不靠笔墨过活的作家只能含辛茹苦作艰难的笔耕,最好的也只是依赖写些通俗性的作品,他们要做些自己选择的工作,只能从必要时间中挤出一点时间来,但这样省下来的时间一般要比当公务员的闲暇时间少,而又更易使心身疲惫不堪。”(《约翰·穆勒自传》,第 55 页)二者相权,穆勒选择了职员生涯,在东印度公司当了一名起草文牍电稿的小职员,兢兢业业一干就是三十五年!像《逻辑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等煌煌巨著,就是在这三十五年的业余时间中完成的。

平心而论,“卖文”也像其他职业一样,是种堂堂正正的谋生之道,无可非议。但对有才华的文人学者来说,倘为“面包”而“损才”毕竟可惜。因为“经典”的确很少是“卖”出来的。

拒绝国王

——重读《忏悔录》之二

卢梭因《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获奖成为上流社会的新宠，一时为巴黎各贵妇沙龙竞相邀请的对象。

对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殷勤招手，卢梭避之唯恐不及，但仍应接不暇。结果，“我的房间里总有客人，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借口来侵占我的时间。女士们要出种种手腕邀我做她们的座上客。我越粗声厉气地对人，人家就越发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绝掉呀。要拒绝就得招来无数的仇人，要敷衍就得听人家摆布。”这使他感到“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容易。……不久，我简直要和傀儡戏里的滑稽小丑一样，几个钱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人、更残酷无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馈赠，对谁也不例外。”（《忏悔录》，第二部，第453页）当然，因此他得罪了不少人。

但他创作的歌剧《乡村卜师》上演又获巨大成功，使他锦上添花，更加风光，自然又招来了更多的邀请和馈赠。使他没想到的是，连权柄赫赫的国王路易十五观看了首演也

立即被这部歌剧迷住，当晚就着人通知卢梭，要他第二天上午进宫觐见国王，并表示要亲自宣布赐给卢梭一份年金。据国王的近臣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全部幸福’”这两句剧中的歌词。（同上，第470页）

卢梭得到通知后，一夜难眠。但却不是一般人得此殊荣后那种受宠若惊的兴奋和激动，相反，却是焦灼和尴尬的一夜。因为“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同上，第468页）而且，一想到觐见国王时的种种繁文缛节和必须学会的应对得体的技巧，更使他紧张万分。最终，他以健康为理由，在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巴黎。这一走当然引起轰动，遭到普遍谴责，而且“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同上，第469页）

受一国之君的接见并得到奖赏，这是一般人梦寐以求而终身求之不得的。一旦真的“被幸”，无不热泪盈眶感激涕零歌功颂德山呼万岁顿觉身价百倍不可一世。对这些恩宠，卢梭却傲骨嶙嶙，视如敝屣，一走了之。这便是卢梭特立独行的伟大之处：为了独立、自由、真理和勇气，即便是国王也敢于拒绝。真棒！

卢梭思想与莫蒂埃村

——重读《忏悔录》之三

卢梭因《爱弥尔》的出版在法国受到官方迫害，拟逃到日内瓦避难，不料也吃了闭门羹。情急之中，有位贵妇提出她在讷沙泰尔邦一座山谷中的莫蒂埃村有处空房，可供卢梭避居。由于讷沙泰尔当时在普鲁士的统治之下，这位贵妇表示可代向普王通融。

对于普鲁士国王，卢梭一向厌恶之至，曾在普王的一幅肖像下写了一首辛辣的双行诗，对普王当时故意礼贤下士以博“开明”声誉的虚伪作一讽刺和揭露。此诗流传颇广：“光荣、利益，这是他的上帝和法则。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在新出版的《爱弥尔》中，他对普王又作了含沙射影但却十分明显的指责，也广有影响。不过卢梭此时走投无路，明知已经开罪普王，但也只得一试。毕竟，普王一向标榜开明，卢梭觉得他可能不会放弃一个表现自己豁达大度给世人看的机会，还很可能会藉此以自己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大胆非议他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卢梭受到普王和一些贵族的保护，在莫蒂埃村住了下来。但他没有想到却“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